

高倩彤展場域視覺藝術

【大公報訊】記者周婉京報導：高倩彤也許不是第一個討論香港城市與人關係的藝術家，卻是為數不多的將城市景觀搬到畫廊並以場域特定藝術（Site-specific Art）進行展示的藝術家。於是，馬凌畫廊的內部空間現在被打造成一個反映高倩彤日常視覺體驗的場域，從路邊情境到灰階日出畫面再到霓虹燈光，都圍繞着「光」的出場或缺席若隱若現。

「地底工程」關注光

場域特定藝術本指藝術家為特定地點而創作的作品，許多藝術家選擇用作品「填滿」或「裝扮」白盒子一樣的展示空間，高倩彤卻選擇展示一個並不光鮮亮麗的「地底工程」。一進門，觀者與一塊奇怪的地氈不期而遇，地氈中心被剪去一個半圓，抽去了實用功能。觀者看着相鄰牆壁上懸掛的西九龍高鐵項目柯士甸工程區相片，一腳「踏空」在這被剪去的半圓上，忽然感受到地下工程施工中存在鮮為人知的一面。

同樣有關高鐵項目的還有今年創作的塑膠彩混合材料系列作品「快車」，高倩彤在柯士甸站拍攝照片，經打印、剪裁後用貼的形式拼補畫面，最後再用塑膠彩進行繪畫。在「快車」系列的一張作品中，高倩彤在畫布上方寫下近似透明的幾個字母，正是「Express Rail Link」（高速鐵路）的縮寫。若非在燈光充足的條件下仔細審視，觀者很容易錯過這隱藏的信息。

提到光線，便不得不提展覽的名稱——「地底工程不合格」。光是進行地底工程最重要的一部分，沒有光，施工將難以進行。出於對「光」的敏感，高倩彤在網上收集了許多有關海上日出（或日落）的彩色照片，後將顏色和希望、溫暖等象徵意義一併抽出，迫使觀者更加關注光本身。

模糊有時更有趣

有趣的是，從相片向上望，光管有的明、有的暗，高倩彤稱自己對光管做了「特別處理」。在超過十一分鐘的錄像作品《24支管子》中，高倩彤不斷重複摔光管的行為，並將摔的動作依次進行編號，這是她在展覽前夕於馬凌畫廊現場所做的實驗。光管

摔壞或完好無損的機會各佔一半，無論好壞，經過實驗的光管都會被重新放回牆上，最後二十四支光管中只剩十支可正常使用。高倩彤說：「透過行為及視頻，我希望能影響整個展覽場地。其實影響最多的是用多少光來照射物體，而觀者受光線限制，對他們觀看的方式、感受的獲得也有影響。」

打碎的光管代表着工程進行中不順利的部分。播放視頻錄像的區域被工地常見的白色塑料牆阻隔起來，原本位於地面的幾塊地磚被升高、抬起，並改造成為供觀者坐落的地方。展廳一角，隨意堆放有十塊地氈，它們和門口那塊地氈一樣，喪失了實用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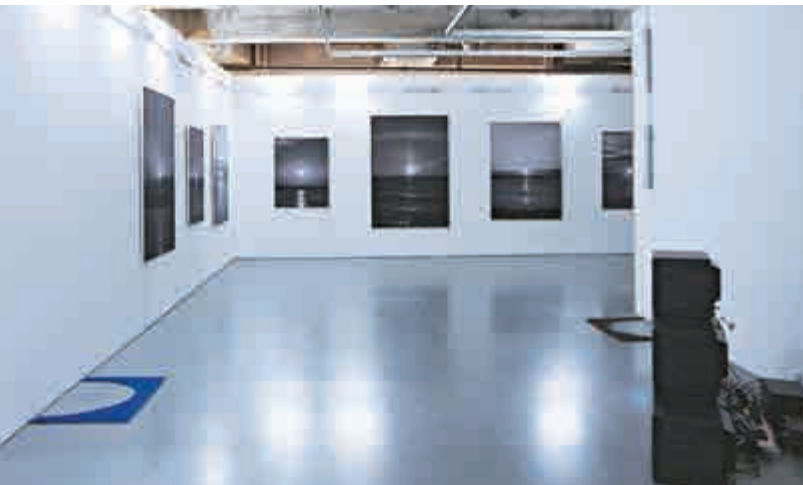
視頻是模糊的，塑膠彩畫面中的人是模糊的，因為缺少光，人的觀看也是模糊的，這種模糊的狀態也許正是人與城市的關係。高倩彤也說，當你放大來看某樣東西時，並不會因放大而得到更多、更清晰的訊息，被放大的只有一格格的像素。有時候，模糊比清楚更有趣。

「地底工程不合格」即日起於中環馬凌畫廊展至十一月二十六日。詳情可電二八二〇〇三一七，或瀏覽：www.edouardmalingue.com。



◀展覽現場的光管明暗皆有，營造出一個模糊的影像世界

▶視頻錄像《24支管子》



▶藝術家高倩彤，其身後左側為作品《太陽不在這裡（之一）》，右側為《太陽不在這裡（之二）》

大公報記者周婉京攝



◀門口處，牆上的噴墨打印照片、膠地氈與電線膠布共同組成了作品《歡迎的弧度》



▲二〇一五作品《快車》（長九十三厘米，寬七十九厘米）

愛樂民樂團辦琵琶音樂會

【大公報訊】香港愛樂民樂團將於下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晚上八時在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行一場「琵琶春秋」音樂會，著名琵琶演奏家張雅迪應邀客席演出，並由何文川及衛承發兩位樂團指揮演繹多首中樂名曲。

張雅迪現為中央音樂學院民樂系琵琶專業研究生，曾獲多項琵琶比賽冠軍，去年更為第二屆「敦煌杯全國琵琶大賽」專業青年組銀獎得主，今次應邀來港演奏多首琵琶名曲，包括獨奏曲《晚秋》（香港首演）和兩首琵琶協奏曲，唐建平的《春秋》和吳祖強、黃燕樵、劉德海的《草原小姐妹》。

合奏方面，施萬春的《節日序曲》以民間嘖嘖口碑《淘金令》為素材，表現了普天同慶萬民歡騰的節日氣氛；羅偉倫的《海上第一人——海路》（香港首演）描述明朝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的偉大壯舉；張定和原作、劉志軒作曲的《春樹暮雲》幻想曲（香港首演）出自唐代詩人杜甫的《春日憶李白》，樂曲盡訴人間的情誼和無奈。

音樂會由香港愛樂民樂團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贊助，門票現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網上（www.urbtix.hk）及信用卡電話訂票熱線（二一五一九九九）公開發售，詳情可瀏覽香港愛樂民樂團網頁<http://www.hkmlco.org>。



▶琵琶演奏家張雅迪

新園地

責任編輯：傅紅芬

紅塵記事

又到小一面試收生階段，家長們為入讀名校，早已開始鋪路。某父親豪擲三萬在理想校網區置業，期望兒子可做「喇沙仔」。

我們相熟的一名女童，其父母以四萬多元月租，租住九龍塘四十一校網的一個單位，去年自行收生階段，曾申請多間學校，雖獲一間錄取，但並不理想。至統一配位時，女童終獲配首志願的瑪利諾女小，父母十分欣慰，認為沒有白費心血，即使現在退租返回原區居住，女兒從小學直升中學都有了保障。

懶散校風

慕秋

天下父母心，誰不想後代接受良好教育，多一點向上流動的機會？只要這種努力不是非法的、過分的、以摧殘兒女身心為代價的，實在無可厚非。至於孩子進了一間所謂理想學校，也並不代表萬事皆休，功課、校風……仍有大問題要操心。

有一次，我在某運動場的花叢間坐了半小時，居高臨下觀看一班中學生上體育課。女生那邊是練跑步，約一百米距離，跑過去跑回來，換第二二位跑。女教師不停高聲喊叫，聽話學生是少數，多數都不乖，有的懶洋洋坐在長椅上，有些在通往公廁的小路上徜徉。男生那邊，老師帶頭做伏撐，趴下，沒幾個人跟隨，起身，也沒幾個理他，許多個頭高過老師的男生或蹲或站閒聊發呆，看得人火滾。如果我的孩子如此懶散，一定會衝下去揍他。

這家學校位於運動場旁邊，高樓上校名遠近聞名，但願學生們在校內上課時不是這副德行。

公路之王

張冷

《公路之王》為黑白。文德斯認為，此處用黑白比彩色更寫實自然。攝影師羅比·穆勒用攝影機運動、巧妙布光，捕捉細微詩意：夜霧、晨曦、曠野、風吹草動……人物、情感、風景的默契，使之有別於一般紀錄片。一九六八年革命浪潮後歐洲的落寞悲觀、失去政治能量而看不到未來方向的情緒瀰漫片中。最終人物模糊找到「改變」的力量。

「二戰」後美軍的佔領與美式流行文化的大量滲入，使得片中充滿美國流行音樂。文德斯也說自己小時候只有美國電影可以看，借用羅伯特的口說：「美國人殖民了我們的潛意識」。文德斯深受影響又不想沉迷於此，而另起爐灶。片中一幕，兩位男主角忽然在影院幕布後演起滑稽劇，逗笑等電影的觀眾。或許這是導演向被遺忘的二十年代德國表現主義電影致敬的方式。

康熙粉藍地素三彩

李英豪

其實，康熙五彩與素三彩瓷器，在咸寧燒製時期（即康熙二十年至廿七年，公元一六八一年至一六八八年），已極盡精巧之能事於咸寧燒製過下，器日完善，「土瑣膩，質瑩薄，諸色兼備」（見《陶錄》）。五彩和素三彩瓷，在康熙（康熙四十四年）以後，由江西巡撫鄧廷錚監製時，更進一步發展。故資深行內人士，特別覬覦咸寧及鄧窯燒造出來的官瓷精品。

「康三彩」中，白地素三彩（黃、綠、紫）較常見，予人清雅雅致之感；不過，即當後來出現了不同地色的三彩瓷。

例如附圖，乃粉藍地白花卉紋三彩（藍與紫）撇口盤，以不同色調組合，作新的突破。其藍彩從鈷藍鉛發展而來，着色元素除鈷外，還調配適當分量的鐵和錳等，調色技巧高超，塗以色地和低溫燒成時，均要恰到好處，才顯和諧淡雅。那時比粉藍地更少的精品，為墨地素三彩器；但現今贗品甚多。

兩個「瘋子」（下）

陳焯舜

大阿福自居：「開大會，把我這個所謂元老請上主席台，照相讓我站在前排，很像大阿福，放在櫥窗裡擺擺樣子。」

章大炎、吳稚暉二人同為革命黨，卻早在光緒廿九年（一九〇三）因「蘇報案」產生誤會而失和。老章隔空開火，罵老吳是「康有為門下之小吏，盛宣懷校內之洋奴」，「外作流氓，內貪名勢，始求權權，終慕虛榮」，「外作流氓，內貪名勢，始求權權，終慕虛榮」，「當曳尾塗中，龜繁同樂」。老吳則回罵老章「伎倆刻薄」、「直欲以善誣為生活」，「信用一失，必不齒於人類」，並表示有機會就要「脫下鞋皮，打他十七八個嘴巴」。其後章士釗當和事老，讓二人言歸於好，但畢竟裂痕難彌。被邀當主席那年，吳稚暉發表《上海蘇報案紀事》，當時章氏已去世七年之久。又十年後，吳稚暉在台北病故，這段近代革命與學術的「瘋狂史」才畫上句號。網上有混淆二人照片者，真可謂怨憎相會，死後亦然乎！

鏡屋

德國導演維姆·文德斯電影《公路片三部曲》之最後一部，也是德國「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痕跡。片中，布魯諾與羅伯特駕卡車沿東、西德邊境由北向南穿城過鎮，修理電影放映機，目睹影院的衰敗與電影文化的衰落。有一公路片「常見主題：重訪自己的過去與內心，從而重新定位現在與以來的關係。布魯諾回萊茵河畔小島上的荒棄故園（父親二戰戰死，母親已逝）；羅伯特與父親的宿怨緣於後者不尊重女性（他的母親）」。他們在東德邊境作出「改變」的決定，這一象徵意義的「邊境」十三年後將不復存在。除了開頭兩人相見場景，其餘近三小時很大程度依賴導演、演員、攝影機發揮，密切合作。

閒情

收藏或愛觀賞清初三朝官窯瓷器者，皆注重康熙五彩及三彩；後能製造福祿壽三星五彩和「康三彩」。其器型甚多，紋飾多變。除了特製御用者較珍稀外，傳世量也不少；較康熙皇帝在位時間甚長有關。

其實，康熙五彩與素三彩瓷器，在咸寧燒製時期（即康熙二十年至廿七年，公元一六八一年至一六八八年），已極盡精巧之能事於咸寧燒製過下，器日完善，「土瑣膩，質瑩薄，諸色兼備」（見《陶錄》）。五彩和素三彩瓷，在康熙（康熙四十四年）以後，由江西巡撫鄧廷錚監製時，更進一步發展。故資深行內人士，特別覬覦咸寧及鄧窯燒造出來的官瓷精品。

「康三彩」中，白地素三彩（黃、綠、紫）較常見，予人清雅雅致之感；不過，即當後來出現了不同地色的三彩瓷。

例如附圖，乃粉藍地白花卉紋三彩（藍與紫）撇口盤，以不同色調組合，作新的突破。其藍彩從鈷藍鉛發展而來，着色元素除鈷外，還調配適當分量的鐵和錳等，調色技巧高超，塗以色地和低溫燒成時，均要恰到好處，才顯和諧淡雅。那時比粉藍地更少的精品，為墨地素三彩器；但現今贗品甚多。

星光心影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袁世凱為吳稚暉授勳，誰知老吳回信，冷嘲熱諷地拒絕道：「一切盼公等實實精神，專注於國難，勿更以瑣屑為消遣，侮辱書生。」該信傳誦一時，令老袁大失所子。吳稚暉抗戰時，罵汪精衛；內戰時，罵毛澤東，無所不至。

不罵人時，吳稚暉往往玩世不恭。民國卅二年（一九四三），老蔣邀請吳稚暉擔任國府主席。吳以三個理由推辭：一、衣着隨便，不習慣穿燕尾服打領結；二、長相醜，不像大人物；三、愛笑，哪天若在正式場合不由自主笑起來會不雅觀。老蔣只好作罷。吳晚年居上海時，常在城隍廟和父老閒話家常，有次被認出來卻抵賴道：「我們無錫老頭都長得一個樣，像惠山泥人大阿福！」實際上，吳瘋子正是以東，真可謂怨憎相會，死後亦然乎！

革命先烈遺址

陳天權

四年前適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各方舉辦不同的紀念活動，包括講座和導賞團等，令市民重新認識那段歷史和人物。熱潮過去，近幾年已很少人提起孫中山在香港的足跡了，曾在辛亥革命中擔當重要角色的楊衢雲、陳少白、謝贊泰等人，又再隱沒於歷史長河中。

今年雙十，我幫香港建築中心帶了一個「十月維城」導賞團，緬懷孫中山曾經居住、受洗、讀書，以及與志同道合之士議論反清的地方，途中參觀昔日維多利亞城留下來的百年建築。我們穿過住宅樓群進入百子園公園時，看見通往鴨巴甸街的一條巷堆滿回收鐵籠，牆壁布滿塗鴉，當中竟有一座介紹楊衢雲被暗殺地點的牌子。若非有心，沒有人會發現而走近細看。

楊衢雲於一八九二年聯同一班華人知識分子在百子園成立輔仁文社，一八九五年併入興中會，他獲大多數人推舉為首任會長。但其後革命失敗，他被迫流亡海外，最終還是返回香港，在中環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家中設立私塾教授英文。一九〇一年他被廣州清吏派刺客上門暗殺，終年四十歲。自此之後，大家只知道孫中山，而忽略了楊衢雲。

介紹牌原本豎立在結志街五十二號旁邊的鴨巴甸街，可能因阻礙行人關係，後來被移至該樓宇的「後欄」，現在更身處髒亂的環境中。一代革命烈士受到如此對待，導賞團各人見此都不禁搖頭嘆息。

談器官捐贈

耶生

有女子因為等不及適合的肺移植而離世，喚起香港對捐贈器官的關注。

現時的制度，是願意的市民，可以填一張捐贈卡，表明自己的意願。但如死者家人反對，醫生也很難強人所難。有人提議強制捐贈，除非生前簽署了不捐贈意願書，否則一概默認為同意。由鐘擺的一邊迅速撥向鐘擺的另一邊，其實並不是一套好的政策，一定會引發反彈，甚至掀起「簽署不捐贈」熱潮，效果適得其反。

不過，也不代表沒有一些積極的方向。例如可以用正式的登記代替捐贈卡，用法例保障死者的意願；也可以效法新加坡，那裡的政策是，如果世界上有一種犯罪罪叫做「器官買賣」，他們不會理會是否屬實，只需要一個又一個的器官。我們不能讓香港人成為活生生的器官市場，如果真的有強制的捐贈這回事。

所以，教育並非單單打破留全屍的傳統觀念，我們要有足夠知識去迎接這一個課題，別把好事變成壞事。

風陵夜話

收藏或愛觀賞清初三朝官窯瓷器者，皆注重康熙五彩及三彩；後能製造福祿壽三星五彩和「康三彩」。其器型甚多，紋飾多變。除了特製御用者較珍稀外，傳世量也不少；較康熙皇帝在位時間甚長有關。

其實，康熙五彩與素三彩瓷器，在咸寧燒製時期（即康熙二十年至廿七年，公元一六八一年至一六八八年），已極盡精巧之能事於咸寧燒製過下，器日完善，「土瑣膩，質瑩薄，諸色兼備」（見《陶錄》）。五彩和素三彩瓷，在康熙（康熙四十四年）以後，由江西巡撫鄧廷錚監製時，更進一步發展。故資深行內人士，特別覬覦咸寧及鄧窯燒造出來的官瓷精品。

「康三彩」中，白地素三彩（黃、綠、紫）較常見，予人清雅雅致之感；不過，即當後來出現了不同地色的三彩瓷。

例如附圖，乃粉藍地白花卉紋三彩（藍與紫）撇口盤，以不同色調組合，作新的突破。其藍彩從鈷藍鉛發展而來，着色元素除鈷外，還調配適當分量的鐵和錳等，調色技巧高超，塗以色地和低溫燒成時，均要恰到好處，才顯和諧淡雅。那時比粉藍地更少的精品，為墨地素三彩器；但現今贗品甚多。

楊衢雲被暗殺地點的介紹牌被雜物遮擋